

好水願流他人田



往年春假，學校學生都集體去旅行，今年因為天旱，聽說農家們都忙於取水，甚至有人從古井挑水到田裏灌溉，於是，農業學校校長令同學回鄉協助救旱工作。一切春假的活動計劃都取消了。

真是旱天多雨意，這天早晨，天空又罩着一大堆陰雲，似乎大雨將降，唉！那是老天存心開玩笑，不一會，雲散日出，灼熱難耐。農校三年級學生李賢明，周廷良是同鄉，他們放假離校，自校門口乘長途汽車往天寮鄉駛去。

這兩位農校學生，注視着車窗外移動中的田園景象，發現除近水地方外，田地已開始龜裂，旱情相當的嚴重。這時，田野上充滿着踏水車嘩呀聲，和盤旋在大姆山上三架飛機隆隆之聲。突然，周廷良突破了煩悶的沉默，說：「那三架飛機為什麼老在那山頭盤旋着？」

「天曉得！」賢明說着「最近飛機一天到晚在那邊飛着。」

車駛過下淡水溪。溪底朝天，祇剩下一脈細長水流，但曹公圳抽水機仍軋軋響着，使這兩位學生的精神振作起來。賢明指着曹公蓄水庫說道：

「廷良，你看！圳裡還有水呢！」

「真的！」廷良說：「那末，我們田裡一定也有水。」

他們都快樂起來了，因為李家和周家的田，在天寮鄉是相鄰，很接近曹公圳，祇要圳裡有水，那一帶田園是不愁旱的。

車抵天寮鄉，兩位學生並肩地走近村莊，望見聖帝廟門前圍着大堆人，廟裡鑼鼓咚咚響，此時不是祭祀季節，他們心中正在疑惑何故大開廟堂？突然，廟前有人喝着：「兩個鬼孩子！快脫下帽子！」

周廷良一看是守廟人周鴻，便問：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祈雨！祈雨！」周鴻嚷着：「要虔心祈雨，脫下帽子讓太陽晒焦頭皮，天帝才會感動降雨。」

「不，不行。」賢明堅強地反對：「我們不能把童子軍的帽隨便脫下來。」

「你，你這小鬼，再戴帽子，我就要將你的帽子丟在元寶爐裡焚燒。」周鴻咆哮着，指着地上撕碎的陽傘說：「你們看，這是什麼？剛才有個女人提傘來祈雨，大家把她的傘撕成這些碎片。」

這兩位學生見情況實在緊張，不得不脫下帽子來；朝廟裡一看，祇見堂上寫着「張大師顯靈祈雨一七個大字，有一位黑衣道士揮動着古劍，唸着古怪的話語。左右兩邊貼一幅對聯，右邊是「苦苦苦苦苦苦」，左邊是「救救救救救救救救」——那真是莫明其妙的把戲。

這兩位學生，就在廟堂前分手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林枕寒

以下的田地，都享不到這條圳水，這在李賢明看來，像親眼看見父親做強盜一樣的難過，悲憤和羞恥之火在他心中燃燒起來了。

突然，他聽見有人在嘆息着，使用目光搜索一下，這才發現周廷良獨自枯坐在馬尾松下，他仰頭呆望着天空，顯然，他的情緒也很不寧。賢明走過去，喊着：

「廷良！廷良！」

他一絲不動。

「是我的爸爸太自私了。他把人家的水都截住了！」賢明痛苦地說。但，廷良的面容毫無所動。

「廷良！」賢明又說：「請原諒我吧！」

廷良仍然一聲不響。賢明痛苦地用手掩着臉，哭着跑回家去。他奔到家門前，聽見父親在屋裡說話的聲音，慌忙把淚拭乾才走進去。

「明兒，你回來了啦！」父親說：「你昨天回來就好了！」

「昨天有什麼事嗎？」

父親哈哈大笑一陣，得意地告訴賢明，他昨天怎樣與周家爭水引起吵架，水利委員會為實行輪流灌溉，要求父親將水分給周家，父親只拿一把鋤頭，在水壩上，抵制所有水利人員，結果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分水，父親自以為那是大大的勝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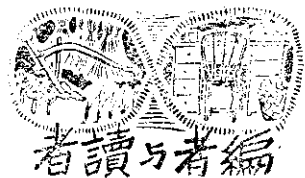
「爸爸！抽水還多着呢？為什麼不有一點給人用呢？況且，曹公圳不是私人的。」

「咳！我的兒子，也來教訓我了！」父親的神色很不悅樂。「俗語說得好：好水不流他人田。孩子，水是像血一樣，不能分給人家。」

「爸爸，你錯了！」賢明反駁着，「現在，那個人缺了血，可以由另一個大輸血給他，水是大家的，我們更應該分給大家用。何況，我在學校試驗的結果，稻作積水太多，不但無益，而且容易發生病害，所以，我想把那一道土壩挖掉，讓一點水給別人用。」

「滾你娘的！」父親罵着：「你讀書越讀越糊塗！若果你把手壩挖掉，我要活活打死你！」

李賢明回到家裡，父親已出去了，母親告訴他自家田水很充足，用不着擔心。他一下下書包，就往稻田上去看，那真是奇妙極了，到處鬧旱，他父親田裡居然保持三寸半的積水，賢明正暗自欣幸，他再往下一看，他異常吃驚，原來他父親把圳道築了土壩，截去人家的水道，凡在父親



親愛的讀者：
最近許多讀者，在來信裡，或與我們談話中，提到本刊舉辦的「對號懸賞」，謂其中規定新訂戶送號碼一個，舊訂戶則不能參加，是我們偏愛新訂戶，有欠公平。有些讀者，甚至認為我們這種做法，實有「迎新棄舊」之嫌。

我們常用贈送和懸賞來吸引新訂戶，乃是事實。這是本刊為求普及農村教育，爭取更多讀者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方法。

大家想必知道：「豐年」不但不賺錢，而是賠錢的一個刊物。它每本零售的價錢只毫幣一元，長期訂戶只付約八角錢，但實際上本刊每本生產的成本，即在一元左右，若連職員薪金和行政開支併計在內，則每本成本達一元六角以上（本刊每年由農復會補助數十萬元。我們所收讀者的訂費，僅能維持「豐年社」半數的費用。）

我們所以提出這一點，乃是要使讀者明瞭：「豐年」的創辦，完全是服務農民，替農民解決問題，幫助農民增加生產和改善生活，而絕無一絲一毫營利的意思。同時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也絕沒有一點不是為着讀者。諸位明白了這點以後，對於我們的苦衷，相信就容易同情；對於我們有時被看來不太妥善的措施，也許會比較易於諒解。

這次我們舉辦「對號懸賞」，目的顯然是想爭取更多訂戶。這樣，本雜誌才可為更多農友服務；同時因為訂戶多了，發行的份數增加，成本才可減少。也就是說：讀者的負擔才可減輕。因此，我們時常在經濟困難條件下，仍然不惜化費很多人力和財力，去吸收新訂戶，那都是為着這個目的，並不是我們存心「迎新棄舊」，偏愛於新讀者。

記得本刊自改裝以來，一年半不到，我們曾先後舉辦過三次有獎懸賞和三次有獎測驗，另外還曾編印日曆及農業手冊贈給讀者，這些都是為着舊的長期訂戶的。再說，我們每次懸賞徵求訂戶辦法中，也必有一項讓一般讀者參加的規定。如果讀者們因為這次「對號懸賞」，便批評我們偏愛於新訂戶；武斷的說我們把舊訂戶的利益置諸腦後，那就實在太冤枉我們了。

沒有一個雜誌社的編者不愛護他們的讀者，尤其是長期讀者。他們重視讀者甚於自己的一切，何況是「豐年」——一個專門服務農友刊物的編者！「豐年」的編者克盡職責，絞盡腦汁，每半個月把「豐年」編印好，呈獻到讀者的手中，他們別無所求，只希望「豐年」真使讀者受用，使它成為真正屬於農友的刊物！

編者

（上接第二十四頁「青春嶺」）
陣震動，就帶他進到另外一個世界，那裏沒有欺騙，沒有指責，只有安靜，永遠的安靜。

菜順站起來，兩手伸向前面，身體向前傾斜着，他的眼睛和嘴都張開着，他什麼也看不見，滿眼只是閃閃的發光的小點。他的臉上很奇怪的笑，向前摸索了幾步，像是初學走路的孩子撲向媽媽的懷抱裏一樣，他撲倒在這閃亮的大蛇的身上，前額壓在冰冷的鋼鐵上。

火車又尖叫了一聲，他知道他的時間快到了。奇怪，這幾分鐘好像幾十個鐘點一樣的長，期望中的安靜，並沒有想像的來得那麼快，顛倒引起一陣煩亂，從他做小孩子起，一件一件事，甚至是早已忘記的小事情，都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的演過，他的手揪着自己的頭髮，眼睛死命的緊閉着，嘴裏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，只希望痛苦的時間早些過去。

鐵軌微微的顫動着，發出鐘錶跳動的聲音，這有節奏的響聲愈來愈強，也愈來愈近了，鐵道轉彎的地方，已經看到火車頭上的燈光。

（未完，下期續）

（上接二三頁「好水願流他人田」）

這消息揭破了今日李賢明所見盤旋在大姆山三架飛機之謎，這時他仍望着窗外的月色，細思着坐在馬尾松底下的周廷良。突然，那窗口上伸進一隻怪手，他驚嚇得一跳，「啪」的一響，掉下一張紙，他拾起來看：

「賢明同學：我懇求您原諒我今天對您無禮的態度，我以至誠之心向您表示，我絕不以您父親的責任推移在您身上。最後，我很沉痛告訴您：我恐將以春耕歉收而停學一年。春假以前，我們所決定共同研究病蟲害之計劃，亦將因此而成泡影，但願您不要為我掛心，祝您進步。您的同學周廷良上。」

賢良讀了這信，他的眼淚在月光中閃爍着。他突然奮身躍起，輕輕啓開房門，提一把鋤頭，走向田間，將那截斷上流水源的土壩，掘出一個缺口，圳水汨汨流出，那一片乾涸的稻田飢渴地吞飲着流水。

李賢明心中頓然感到說不出的快樂，提着鋤頭，怡然自得走回去，然而，當他瞥見父親窗口的燈光，他立時打了一個寒戰，他的腦際掠過父親無情的臉孔和巴掌的陰影。但他仍然繼續走着，當他挨近家門，聽見家中傳出一陣吵鬧聲，他慌忙將鋤頭擱在門口，奔進屋裡，看見一個警察正用手銬掛在父親的手上；母親驚嚇得在一旁窮哭着。

「喂，且慢，」賢明對警察說着：「我請您說明拘捕家父的理由。」
「哦！他的罪惡很重大，他霸佔公用水利，破壞輪流灌溉的制度，這行為比強盜還殘酷。」

「如果他犯這樣大罪，那是應該嚴辦的」賢明這樣說，直把他的父親氣壞了，他又接着說：「但是——請警察先生到實地去看，他究竟怎樣霸佔水利。」警察就隨着賢明到實地去看，曹公圳水暢流無阻，警察不得不向賢明道歉，走了。

父親如釋重負地向着又哭又笑的母親說：
「賢明這孩子，讀了幾本書，倒也不錯呀！」